

人与自然

神秘的栎树

◆ 叶剑秀

霜降过后,秋将尽。秋天是唯一一个先荣后枯的季节。在这最后的旅程中,秋天或许有太多的不舍和眷恋,把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,渲染了山川树木,绚丽了天空原野。一抹生动如画的美丽,让人们记着秋天的好。

约好了去山野里看霜天红叶,选择的地方是个偏僻的山沟。天气晴好,天空出奇地蓝,放眼望去,大片的栎树丛林,目之所及,金黄、浅黄、橙黄,波涛汹涌般映入眼,目不暇接。栎树的颜值成了秋末的主角,众人的目光放射着粉丝的追逐目光,完全忘记了来时的初衷。

众人被栎树艳丽夺目的气势所征服。

栎树的粗犷和朴拙,常常被人们忽略。或许它太过于低调内敛,记忆中它的色彩暗褐灰黄,从来不成风景。它材质坚硬,成型者多用于铁道枕木、煤窑坑木,未成器者,多被山民砍伐入灶,取暖做饭,算来也都是用在污浊受辱的地方,身价自然有些卑微。唯能留下印记的是栎树的籽粒。栎籽在深秋成熟,却无人采摘,任其在风雨打中自然脱落。落地的栎籽棕褐色,饱满诚实的模样,形体圆润,光滑晶莹,但因味道苦涩,不可食用,遭人遗弃也是常理了。

今秋栎树的景色韵致是极其罕见的。那迷人的橙黄,犹如微波荡漾,美到极致,温润了大山的烂漫与壮美。眼前仿佛是自然之笔描摹的一幅经典油画,凝固成千年的守望,成就了傲然的屹立和挺拔,让人筋骨作响,血脉偾张,顿生奋发激进的力量。极目远眺,那橙黄如毯,似似旌旗飘荡,引人生发无限的遐想。

在古老的宗教、神话和传说中,栎树具有神圣尊严,被视作神秘的圣树。在不同的文明国度里,栎树被尊为不同的天神,被人供奉。栎树是长寿、强壮和骄傲的象征,现实中,结婚八十年的夫妇,誉为栎树婚。

在人神合一的大自然中,栎树的无数枝桠,像指向天空的手指,在寥廓的天穹下显得分外遒劲倔强,以此接通天地,探知天象诡变,捕捉灾难降临的信息。栎树从不顾风摧雷击,将凶险噩讯,及时布诵天下。栎树传递信息的方法极其特别,竭力摇晃身躯,飘下的栎叶在空中飞舞,以此通告万物,安抚民生。栎树宽厚仁慈,秋尽冬寒,但不能接纳御寒的鸟类栖身,还能笑对苍天的雨雪风霜。这是一种气度,这气度,就是一种无畏无惧的高尚品质。

栎树又名柞树,也唤橡树,是在诗意的里生长起来的风景。想起舒婷的那首《致橡树》,心里骤然生起几分敬意,我们漠视了栎树的高贵存在。

心被牵着,走近栎树仔细品味,心境果然不同。栎树从植物学分类上是属于壳斗科。栎树坚韧,耐干燥、高温和潮湿,无论贫瘠干旱,凄风厉雨,皆能适应生存。树干奇特苍劲,形体优美多姿,枝繁叶茂,树皮暗灰褐色,略显粗糙,枝条褐色,微带浅黄。栎叶边缘呈锯齿状,少有全缘,叶片在秋季落前变红褐色,从远处观看,冠如华盖,千姿百态,神韵独具。

再观栎树,坚韧优雅,大气沉静,有智者一样的禅定,有仁者一样的慈爱,那气韵,是一方故土的航标,是千年升华的图腾。转身离去的回眸,栎树林带伟岸苍茫,栎叶的橙黄多姿,分明还亮堂着守望与守护的执着幽光。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今次新居又胜前

◆ 苗志敏

上世纪70年代末,老家的人都还住在窑洞里。一年夏季,连着下了好几天的大暴雨,家里的窑洞坍塌了。那晚大半夜,我们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被父母叫起来,全家人在外面的牛棚里坐到天亮。父亲说:“这样子不行,得赶紧写申请批宅基地,这窑洞不能再住下去了。”

谁知第二天,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来找父亲写申请。因为好多人的窑洞都不同程度地损坏了。后来父亲跟村长一合计,干脆写个集体申请集体搬迁。于是写一份申请书向上级反映,乡里领导非常重视,亲自下来查看灾情。并特事特办,紧急审批通过。一年以后,村里分散居住的人家终于聚集到了一起。家家几乎都是红砖平房,独门小院。一户挨着一户,一共排列了四排,整齐划一,好像阶梯教室一样,别提有多气派了。当时还在周围村子起到了典范作用。若干年后,别的村子也相继效仿,慢慢地都从半坡窑洞里搬出来,住到干净整洁的平房里。

我们家是搬去最晚的。母亲说,开始盖房子时,家里一分钱也没有,父

亲把家里养的一头大猪卖了。可那也是杯水车薪,父亲愁得彻夜难眠。后来才想到自己做砖盖房子。山里的泥土到处都是,可以就地取材,主要耗费的是人力。邻居间互相帮忙,也不要工钱,只要每天管吃饭就行了。

于是那个暑假,家里开始做砖,还找来十多个人帮忙。偏偏姥爷病重住院,妈前去看候,就由我来做饭。若现在让一个14岁的小姑娘每天做十多人的饭,简直不可思议。那时的我并没有觉得多么难,全家人都在为新房子忙碌,我不做饭都腾不出人手了。

历时两年,历经各种艰难,房子终于盖好了。只是还没有粉刷。又是一个暑假,哥哥执意要跟着本村人去建筑队打工。妈妈嫌他年龄小不同意,他就一大早起我们还在睡梦中,悄悄地跟着人家走了。干了一段时间,他没要工钱,直接换回了建筑队的沙子、水泥、白灰等,把三间平房刷得白白亮亮的。哥哥又买回来电线、灯泡,对照着物理课本,把每个房间都接上了电灯。一切准备妥当,搬家那天,哥哥叫来几个

男同学,去老家抬桌子、床等生活用品,父亲赶着牛车,拉着一车家什,母亲端着一盆发得满满的面,我们也抱着各种物品跟在后面,每个人都笑脸盈盈,一路浩浩荡荡,终于在我们开学前搬进了新家。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,时间过得真快,好像新房子住进去没多久,转眼间可有十年了。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城市里工作、上学。周末回家,听到父亲和哥哥又在商量着盖房子。只是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费时费力劳心费神,工程全部承包给了工匠。等到我们三个月后回去,吃惊得都不敢进门了。

以前的小平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小楼房闪亮地矗立着,是那么的漂亮、豪华。我们高抬腿轻落地,屏声敛气慢慢地走进,唯恐把干净的地板砖给踩脏了。我率先上到楼顶,放眼望去,正是夕阳西下,牛羊归栏的时刻,远方升腾起一片袅袅炊烟,入目的是一派绿意盎然,安详静谧。村子里的土路也变成了柏油马路,平展展的,直接修到了家门口。我深深地呼吸,啊!连

空气都是甜的……

也仅仅是过了五年,父亲看我们上班、上学来回奔波着太辛苦,就决定在城市买房子。这次就更加轻松快捷,房款一交,马上就拿到了新房钥匙。搬进新家,只是感觉更踏实、更温暖。我们再也不用在城市里租房,再也不用等到周末才能回家。我们可以每天回家,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。我们只能用更加努力的工作、更勤奋的学习去回报这个美好的时代。

现在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,在城市里安家落户。我们相距很近,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。只有哥哥和嫂子还在老家驻守,每天优哉游哉地守着大房子,好不惬意。虽然哥哥在城市有两套房子,但他不愿意在城市居住。他说老家空气好,现在卖什么的都有,和城市没什么区别。加上交通发达,环城公路、立交桥纵横交错,去哪儿都很方便,哥哥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我们身边。每到周末,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齐聚妈妈那儿吃饭、聊天、玩耍,尽情地享受着这美好的生活。



酒香忘忧(国画) 高喜军

纪梅一直在关注着。午间,楼上会有一个年轻男人下来休息。来到二楼。二楼有五六个会议室。中午的时候,会议室都是空着的。

从电梯里出来,年轻男人会朝楼梯口的前台看一眼。前台坐着纪梅和她的几个女同事,她们都是物业公司的人,负责这个楼面的会议室预定、倒水,还有其他一些简单的服务。

年轻男人在朝前台看过一眼后,朝纪梅她们几个,会微微点一下头,这是打招呼吗?然后,年轻男人朝会议室的方向走去,打开一间的门,走进来,再关上。纪梅见过这个年轻男人好多次了,这是一个政府的办公大楼,只有8个楼层。在这里办公的,都是政府的人。纪梅时常能见到男人,在许多的会议中,年轻男人端坐着,坐在后排,坐在中间,有几次,还坐在主席台前,面色无比凝重。年轻男人也是很有礼貌的。每次,纪梅去倒水,走到年轻男人这边,他都是低低地说一声,谢谢。纪梅淡淡一笑,男人已经回过了头。

很长一段时间,纪梅都是看着年轻男人,从电梯里走出来,朝前台她们这边看一眼,又到会议室去。会议室里,男人是坐着,还是躺着,纪梅是好奇的。有一次,纪梅实在忍不住了,在

微篇小说

楼上的男人

◆ 崔立

离上班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,从位子上站起来,轻轻地推开了年轻男人休息的会议室的门。纪梅看到,年轻男人端坐在一把皮椅上,脱去了鞋子的一双脚,架在另一把皮椅上。椅子是面对面放着的。年轻男人听到了声音,迅速地收回了脚,看着纪梅说,一会儿有会议吗?纪梅愣了一下,说,哦,是的。年轻男人说,哪个部门的会?纪梅说,是……纪梅胡乱说了一个。年轻男人说,我知道了,等会儿我就走。五六分钟后,纪梅走过会议室,门是开着的,年轻男人已经走了。年轻男人应是坐另一侧的电梯离开。纪梅走进来,看着年轻男人刚才坐过的真皮椅,都已经擦放好了。还有,房间里也没有男人脚臭的气味。纪梅记得,在家里,父亲的脚总是最臭的。只要父亲一脱鞋,流

着流着就很快了。一晃,纪梅在这里已经待大半年了,还有个把月就要过年了,父亲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。父亲说,梅呀,过年你就回来吧,早点回来,你姑妈你在村里寻了个小伙,就是那个牛家的牛宝,你的小学同学,你还记得不?人家可对你印象很好呢!牛宝去广州去了好几年,赚了一些钱,你嫁过去正好可以享福……纪梅脑子里想想,还真想到了这个牛宝,黑黑瘦瘦的,是个顽皮鬼,小时候还拉过纪梅的小辫子,把她拖到哭。纪梅有点不敢想,回去,真要和这个黑黑瘦瘦的男人在一起吗?不由自主地,纪梅想到了那个年轻男人,白白净净,斯斯文文,还很有礼貌。纪梅特别喜欢听年轻男人讲那两个字:谢谢。柔柔的,带着温情。

春节的脚步,哪怕是老太太的小脚步路慢慢腾腾地,终究也是要走到。那一个午间,年轻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,走到会议室里。年轻男人关上门,纪梅就闻了进去,把一块黑巧克力塞在了年轻男人手上。年轻男人还没反应过来,纪梅已经快速地跑了出去。晚上的火车,纪梅就将回到老家,可能,以后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城市了。躲在女卫生间的纪梅,不自觉地呜呜哭了起来。

连载



就落了下來,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——不信你问他,我有人证。”

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:“这是事实。刑事责任,我们也不敢撒谎。”

副科长又说:“我还专门找人问过,这种情况算误伤,误伤就不赖我对吧?”

杜湘东点点头:“你别激动,我又没说赖你。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,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?”

副科长叹口气:“在这之后。他本来也没反抗,还偷偷求我们说要不‘私了’呢,不想混乱中姚斌彬打了,我又没看清楚,趁势踹了姚斌彬一脚,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,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‘花’了。”

杜湘东接着问:“许文革干吗那么护着姚斌彬?”

“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。姚斌彬长得像个女孩儿,在外面没少挨欺负,为了他,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。这孩子性子狠,跟谁都有仇当面对面不吭声,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了。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,要是惹了姚斌彬,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。”

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,又补充道:“以前还有风言风语,说他俩是……那个什么……”

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,也跟着问:“到底不是——那个什么?他又问:‘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?’

的术语则称为“鸡奸犯”。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,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的。那人刚住进监狱就抗议,说别人要强奸他,闹得他不敢睡觉;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,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,闹得谁都不敢睡觉。后来只好把这关到单间去了。

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,挥手道:“这他妈不是扯淡嘛。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,许文革跟姚斌彬好,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,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。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,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,也是厂花。”

“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?”“早不在厂里了。都是厂花,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。现在的女的多精啊,知道臭工人没前途,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,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,没两天就给人家结婚了,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。”

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,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戳心蹿了一闷。他又问:“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?”



云山风度,松竹襟懷(书法) 熊君祥

人生讲义

人间送小温

◆ 曹春雷

我做卡车司机时,曾去一个偏僻的煤矿拉煤。返回时经过一个村庄,有很多妇女挎着筐,拿着笤帚和铁锹,在那儿等着。那段路坑洼不平,车经过时煤会颠簸下一些,她们就扫起来。

我开得很慢,因为煤运到后要过称,斤两不够会扣钱。那段路走完时,看到一个男孩独自站在那儿,七八岁,一身草绿色衣服,也挎着筐。我经过时,他突然并腿,站直,朝我行了个“军礼”——小脸稚气,但神情庄重,尽管这军礼不太标准。

我微笑,回礼。我还特意将车开到坑洼处。到站后,和同行的其他几位司机说起来,他们说那一刻也是将车开到坑洼处的。我们都想为男孩做点什么。不只是为他的“军礼”。

在一个城市,见到一位盲的老伯,正向一位卖烤红薯的中年汉子问路。汉子比画着说了一通,老伯还是茫然。汉子最后“嗨”了一下,说我还是送你去吧。转身让旁边菜摊上的妇人帮忙照顾摊子,便领着老伯上路。他的脚居然是跛的,且跛得厉害,左摇右晃。

两人走得很慢,过绿灯时,红灯亮了,他们还在路中间。这时候,另一侧应该起步的汽车司机,还有骑车的人,都静静地,在原地等候,行注目礼。

在饭店等一位朋友,迟迟未来。打电话,没接。酒至三巡后,他来了,一身汗,说从网上看到医院有人急等着输血,但血库的血不够,自己血型正好,就赶着去献血。走得急,手机忘了带。坐下后,他要自罚三杯。我们怎能让他自罚呢,而是敬他三杯。当然,是让他以牛奶代酒。他是可爱的。

外出旅行,坐过一段绿皮车。车很慢,慢得就像正在开往过去。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坐在我身边,面对陌生的我,一点也不生分,问我这我,那,火车为什么会跑?路边的树为什么向后退?我笑着一一解答。我喜欢这个小旅伴。他的父母坐在对面,含笑望着我们。

阳光透过车窗,晒在他身上。不一会儿,他说着说着,一歪头,靠在我身上,睡着了。脑袋毛茸茸的,睫毛长长的,鼻翼轻轻翕动,脸蛋粉嫩,在阳光下皮肤几乎透明。我只一手挽着他。他的母亲朝我歉意一笑,要我抱他过去。我摆手,就让他在我的臂膀里,甜甜地睡一会儿吧。

小男孩不知道,在那一刻,我们互赠了一份温暖。汪曾祺在一首诗里说自己,“写作颇勤快,人间送小温。”这小温,他送到了。

其实人间送小温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,一句问候、一个微笑……都可以成为一簇小小的火焰,献出一丝光亮。必在某些时刻,这光亮会返照自身,让他感受到来自世界的善意。也许,这就是爱需要播种和传递的意义。

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,所谓六机厂,就是第六机械厂,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。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,北京首当其冲,在城西边建了首钢,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、模具厂、火力发电厂……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,按照分工不同,一生二生三生地顺延下去。排到六机厂,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,因此选址在了郊区。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,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。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,也有那么一家厂子,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,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人不同。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,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“公家人”的愿望,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。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,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,既偶然又必然,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。

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

人,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。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,越往近处,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,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个人——你要不当回事,他就煞有介事,你要煞有介事,他就煞有介事。

胖子果然肃穆起来,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,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。他给杜湘东沏了茶,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,这才说:“您想了解什么?”

杜湘东直截了当问:“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?”胖子像受了刺激,跳脚道:“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?刑警这么问,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。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,人家没看上我,让我挺没面子,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,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,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?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,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,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,本来就没挂牢,我们进去一冲一乱,那铁砣子

究,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“犯人”地叫,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,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轻饶。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,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个人——你要不当回事,他就煞有介事,你要煞有介事,他就煞有介事。

胖子果然肃穆起来,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,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。他给杜湘东沏了茶,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,这才说:“您想了解什么?”杜湘东直截了当问:“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?”胖子像受了刺激,跳脚道:“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?刑警这么问,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。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,人家没看上我,让我挺没面子,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,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,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?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,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,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,本来就没挂牢,我们进去一冲一乱,那铁砣子